

我为什么离开 Cornell

很多人都知道，我曾经在 Cornell 博士就读，两年之后转学到了 Indiana 大学。几乎所有人，包括 Indiana 大学的人都感觉奇怪，为什么会有人从 Cornell 这样的“牛校”转学到 Indiana。我曾经在之前的博文里提到 Cornell 的情况，比如学生一上课就忙着抄笔记，作业压得喘不过气，等等。那些都是实际的情况，所以我没什么必要为我的“母校”说好话。

离开 Cornell 之后，看到有人在 facebook 上成立了一个“Cornell 痛恨者协会”。其中一个人写到：

“Cornell 说要教你游泳，就把你推进池塘里，任凭你扑腾挣扎。等你快扑腾到岸边的时候，它忽然拿起一块大石头砸在你头上，然后继续等着你上岸。当你再次接近岸边的时候，它又拿起一个榔头敲在你头上，这样你就可以死了，可是 Cornell 仍然继续等着你游上岸边……”

这就是一个非常形象的，对我在 Cornell 的两年的总结。现在看看我在 Indiana 学到了什么，而 Cornell 教会了我什么，感觉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Dan Friedman 和 R. Kent Dybvig，他们的教育真的像是爱因斯坦所说的，像是珍贵的礼物，而不是沉重的负担。他们教会我的东西，让我不再在乎任何“牛校”的博士学位甚至教授职位，不管是 Cornell, Stanford, Berkeley, MIT 还是 Harvard,

所谓的“牛校”，恐怕都是这样吧。学生对于它们只是一种成为“牛校”的工具。你拼着命要进来，好我让你进来。但是我不教你，我让你拼死的做作业。如果你做出来了，我就拿最偏最扯淡的试卷来考你。如果你通过了所有这些，那我就给你一个学位。你得到了这样的“荣誉”，自然就会说“我的学校很牛”。你不敢说它不牛，因为那样就是说你也不牛了。所以这样的学校其实什么也不用干，你能学会东西能毕业，全都是靠你自己，到时候你却要把功劳都归到学校头上。天底下就是有这样好的生意。

曾经有一个 Cornell 的校友跟我是朋友。当我提到 Cornell 的一些事，他总是像个老师一样，上气不接下气地“教育”我，也就是说类似家丑不可外扬的意思吧。“牛校”就是一种传染病，在你还没进去之前就已经埋下病种，当你进去之后它就开始蔓延，等你毕业很多年，它仍然与你同在。